

#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二〇二三年 一月號

特稿：聚焦香港文藝期刊  
——「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研討會紀要／徐婷

萬花筒：危樓明月風／何冀平

為什麼文科「消得人憔悴」？／何懷碩

踏出復常的第一步／潘銘基

霜葉紅於二月花——九州賞楓之旅／舒非

線條下的香港——沈平鋼筆畫作／丁新豹



石灣陶塑

青霞印象

圖文  
林青霞  
晴鶴

我的房間小小的，它裝着我的雜物  
我的房間大大的，它懷着我的希望  
冷硬的牆壁折射着心中火舞的激揚  
沉默着 宣告  
它於天地的站立



印尼村落裏村民兒子的睡房。二〇二二年七月拍攝於印尼小島。

## 祈望展現香港文學真實面貌

——在北京「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的致辭（摘要）

潘焜明

我曾說過，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南西北風，香港也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通透的、明澈的。

在東西方冷戰的年代，即由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為止的近三十年間，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橋樑的角色。香港成為世界政治力量和文化角逐的地方，在五十到七十年代，香港湧現了一批不同政治背景支持的文化刊物和文化出版物。因此香港也可以說是國際的文化瞭望台。

這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和出版物，文化類特別是文學藝術，是其中主要的統戰手段。當時針對學生和年輕人辦的刊物《中國學生周報》，是由美方津貼的友聯出版社支持的，一九五二年創刊，一九七四年停刊，共辦了二十二年；另一份讀者對象是青少年的《青年樂園》，一九五六年創辦，一九六七年被港英當局勒令停刊，隱有中方背景。特別是前者，介紹了大量的西方當代文學思潮（主編是文化界人士，如余英時、胡菊人等）。至於後者，則凝聚了一大批繼承新文學創作傳統的作家。

此外，針對文藝愛好者的刊物，還有《文藝世紀》、《海光文藝》、《伴侶》、《海洋文藝》、《香港文學》、《八方》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中方背景的，另有學院派雜誌《素葉文學》、《大拇指》等；行銷香港而具有台灣背景的刊物則有《純文學》（林海音主編）、《現代文學》（白先勇主編）等等。此外，還有民間辦的文藝刊物，其中由徐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間創辦了《當代文藝》，至一九七九年四月終刊，為期十三年又四個月之久，創下了中國大陸及台灣以外純文學刊物歷史最悠久的紀錄。

除此之外，香港不同政治背景的報刊都開闢文學園地，如有台灣國民黨背景的《香港時報》，由劉以鬯主編的「淺水灣」文藝版，有內地背景的先後由羅孚、曾敏之主編的《文匯報·文藝園地》等等。

香港歷史最悠久綜合性文化雜誌《明報月刊》，是金庸於一九六六年創辦的。《明報月刊》幾乎是針對海內外文化名人開放的園地，作者名家如雲。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最初的傷痕文學、陳若曦寫的如《大青魚》、《尹縣長》、《耿爾在北京》等，都是七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發表的。其後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在台灣《聯合報》連載，因政治原因被腰斬，也是在《明報月刊》全文登載的。此外，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在內地的無名氏（卜乃夫）輾轉託人把《金色的蛇夜——續編》帶來香港，於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〇年五月在《明報月刊》連載。

談到文學刊物，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如雨後春筍湧現了上千個文社，都是在中學、大學裏的學生自發組織。每個文社都出版各自油印的文學刊物，我稱之謂文社潮，也可稱香港的學生文學運動，是孕育香港本土作家的土壤。香港不少本土作家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香港文學的生態是十分特殊的，基於許多文學期刊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香港作家的門戶之見是很深的。過去有左翼文學和右翼文學之分，後來有學院派、台灣派、英美派及大陸派，互不見容。學院派與台灣派、英美派互為結合，聲勢最大，反而大陸派（泛稱左翼作家）受到冷遇。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傾向前三派，包括政府資源也一面倒。

記得早年劉以鬯曾為左翼著名詩人何達發聲（何達是朱自清的學生，參加過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何達晚境淒涼，劉先生覺得政府在資源分配太傾斜，對何達這名孤苦詩人沒有伸以援手後。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文化機制基本沒有改變，後者斯人獨憔悴。在座都是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專家和文學研究的期刊主編，我希望能持開放的態度，不為門戶之見所左右，為香港文學作出公允的評價，展現香港文學真實的面貌！



#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Ming Pao Monthly 二〇二三年一月號 總七期

## 卷首語

1 潘耀明

## 特稿

3 徐婷

## 文化綠蔭

9 王良和

唐睿

10 吳志良

陳橋生

## 名家與書香

17 艾火

## 萬花筒

13 何冀平

巴桐

16 潘銘基

韋然

18 舒非

何懷碩

20 丁新豹

## 學苑春秋

30 胡曉霞、仁仔、馬欣、徐子瑩

文訊

38 新書訊

39 封面內頁

圖 林青霞

封底內頁

沈平 晴鶴

封底

圖：潘宇清

祈望展現香港文學真實面貌  
——在北京「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的致辭（摘要）

聚焦香港文藝期刊 書寫文學研究新篇  
——「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紀要

青椒炒肉絲

字裏人間

同舟共濟

且飲修仁水

書癡阿英爛額焦頭為買書

危樓明月風

棋王呂不遲——「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

踏出復常的第一步

《我家在那裏》

霜葉紅於二月花——九州賞楓之旅

為什麼文科「消得人憔悴」？

以黑白藝術呈現五光十色的香港——沈平鋼筆畫作

（學府點滴）虎年歲末抒懷

青霞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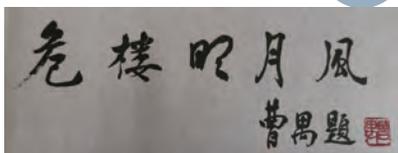
線條下的香港

無色之境

21



13



# 特稿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以線上形式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多所大學的學者，圍繞香港文藝期刊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展開了六場討論。文藝期刊是香港文學研究重要的原始資料來源，對一手文獻進行搜集、整理，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彌補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缺陷，並上升為不同的理論命題。研討會內容豐富多元，牽涉廣闊的知識面與眾多被遺忘的香港文藝刊物，值得細讀。

——編者

## 聚焦香港文藝期刊 書寫文學研究新篇

——「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紀要

徐 婷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傳媒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華僑大學、江蘇師範大學、暨南大學、中國礦業大學、曲阜師範大學等科班出身和高校的學者，圍繞香港文藝期刊的文獻整理與



「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於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以線上形式召開。

研究展開了六場討論。本次會議採用線上方式進行。

研討會開幕式由「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稀方先生主持。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暨南大學教授白楊女士代表學會致辭，讚揚「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的研究價值及首席專家趙稀方研究員的學術貢獻，充分肯定了課題組成員的研究實力，期待本次研討會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的致辭富於詩意，他稱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西北風，香港也是一座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潘先生結合《明報月刊》等知名報刊的實踐，回溯了香港報刊文藝的發展歷史，他指出，香港的文藝刊物異彩紛呈，出現了《文藝世紀》、《海光文藝》、《伴侶》、《海洋文藝》、《香港文學》、《八方》、《素葉文學》、《大拇指》、《當代文藝》等背景不同的刊物，香港文學的生態十分特殊，希望與會學者持開放的態度，對香港文學作出公允的評價，展現香港文學真實的面貌。

《香港文學》副社長兼總編輯游江先生在致辭中高度評價了香港文藝期刊研究的意義，介紹了《香港文學》的辦刊歷史，展示了最新改版後的刊物。他陳述了《香港文學》近年來新計劃，如設立「香

港文學獎」，並將進一步邀請香港和內地的學者，展開香港文學的研究活動。

### 《新東亞》、《南洋文藝》、《流派》、《墨花》

第一場「主題發言」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審易暉先生主持。中國傳媒大學樂琦教授這次找來了很少受人關注的香港淪陷時期的刊物《新東亞》，讓我們一窺這個刊物的面目，得見香港淪陷區與抗戰期間其他淪陷區的不同特徵，殊為可貴。江蘇師範大學王艷芳教授以對《南洋文藝》（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的資料整理為起點，研究刊物「南洋特色」的建構及「現實主義」藝術標準的體現，探討「如何『南洋』？怎樣『文藝』？」以期刊的文藝表達，映現「香港—南洋」的文化交流，凸顯了香港之於南洋的文化影響。華南師範大學凌逾教授關注《流派》詩刊，以「以詩會友，百舸爭流」囊括風貌，在整合該刊出刊情況、詩風特色等內容的基礎上，將其與姐妹詩刊《圓桌》進行比較，從詩人個體風格的呈現與同人群體的聚合入手，強調史與詩的交叉聯動，生動立體地展示香港當代詩壇的特徵。曲阜師範大學講師徐婷博士發現，經《墨花》同人牽繫，可將該刊與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相當一部分文藝期刊或報紙的文藝版塊聯繫起來，藉分析該刊及相關人物、刊物，可展現香港當時的文



學生態，進而探尋生產文學現代轉型容攝性邏輯的可能性，以便在中國文學版圖中合理安置現代時期的香港文學。

### 《雙聲》、《島上》、《新命》、 《文藝陣地》

第二場討論由《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主編賀仲明先生主持。惠州學院顏敏教授細究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的《雙聲》雜誌的文稿與編輯方針，認為該刊在藝術探索與社會批判之間尋找生存空間、價值意義，其文風刊貌，孕育新聲，開啟了香港現代小說的種種可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王芳博士着眼於《島上》作者的身份自覺與文藝接受史，指出《島上》在書寫「自己一群」上確有進展，其牽出的香港新文學群體的早期歷史和閱讀史，對於文學史亦有補足之功，該刊雖在「通俗」與「純文學」的風格之間遊走，但底色依舊是對文藝的堅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講師劉月悅博士則透過與《島上》出版時間接近的新文藝期刊《新命》，觀照「島上社」以外的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新文學，考察該刊如何在「邊緣之邊緣」的位置參與建構香港新文壇，為早期香港新文學研究提供了新角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博士生李青林以《文藝陣地》為中心，探討茅盾對抗戰文藝的反思與重構，認為茅盾試圖將該刊建成討論抗戰文藝諸多問題的平台，以此尋找突破「抗戰文藝」公式主義傾向的途徑。

### 《五四文刊》、《新思潮》、《伴侶》、 《文藝通訊》

《華文文學》副主編程桂婷女士主持第三場研討。中國礦業大學朱雲霞副教授對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出現的微型校園刊物《五四文刊》進行細緻入微的研析，指出該刊所見青年學生的文藝觀念和文學創作、教授作者的文化指導和文藝實踐，為觀察當代香港文學轉型提供了思考向度。江蘇師範大學講師周文曉博士着重研究「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機關刊物《新思潮》，認為該刊以闡發「文化再造運動」之動機與理念為主，展現出崑南、王無邪等在冷戰與殖民雙重環境中嘗試重塑民族文化的內在理路。江蘇師範大學宋紅嶺副教授考察了創辦於一九六三年的《伴侶》，從青年文化研究入手，展示其前後期辦刊的差異，稱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雛形在刊物後期已開始顯現。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胡爽爽以香港文協「文藝通訊部」主辦的《文藝通訊》（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為基點，探索文藝大眾化的方針如何經由《文藝通訊》、《新園地》、《文藝青年》構成的「文通」期刊矩陣的運作在香港傳播。

### 《文學村》、《詩雙月刊》、《讀者良友》、 《大眾生活》、《呼吸詩刊》

第四場研討的主持人由《世界華文文學論壇》主編李良先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湯俏副研究員對創刊於一九九七年的《文學村》進行細切琢磨，將其置於橫向、縱向的脈絡之中加以分析，

注意到特殊的地域歷史文化經驗對當代香港文學作者的影響，並據此評價刊物所展現出的本土性與世界性，充分肯定在中心與邊緣之間堅守文學的意義。楚雄師範學院洪麗霽副教授關注《詩雙月刊》，通過整合有關核心人物、組織樣態、編選風格等方面的原刊資料，展現該刊強調介入現實的訴求，分析其與《詩風》的異同。暨南大學易淑瓊副教授以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間香港唯一的讀書雜誌《讀者良友》所見相關文學廣告為參照，梳理辨析香港三聯書店在一九八三至一九九〇年策劃出版的「海外文叢」生產、流通環節的相關史實，分析其中的族裔認同。中國傳媒大學助理研究員鄧迪考察了在香港復刊後的《大眾生活》，指出《大眾生活（香港）》是對《大眾生活（上海）》的延續，兩者的內容均以抗戰輿論動員為主，在欄目方面前者對後者有繼承與創新。暨南大學博士生張嘉茵考察了呼吸詩社的同人刊物《呼吸詩刊》，認為詩社社長、詩刊主編陳智德對「本土」的理解是辯證的，刊物的本土詩學亦是辯證的，該刊具有時代性、歷史感與世界視野，是九十年代兩岸三地詩歌交流的橋樑。

《博益月刊》、《大風》、《文藝世紀》、  
《香港筆薈》、《大拇指》

第五場研討由《當代文壇》副主編趙雷先生主持。廣西大學趙牧教授聚焦於《博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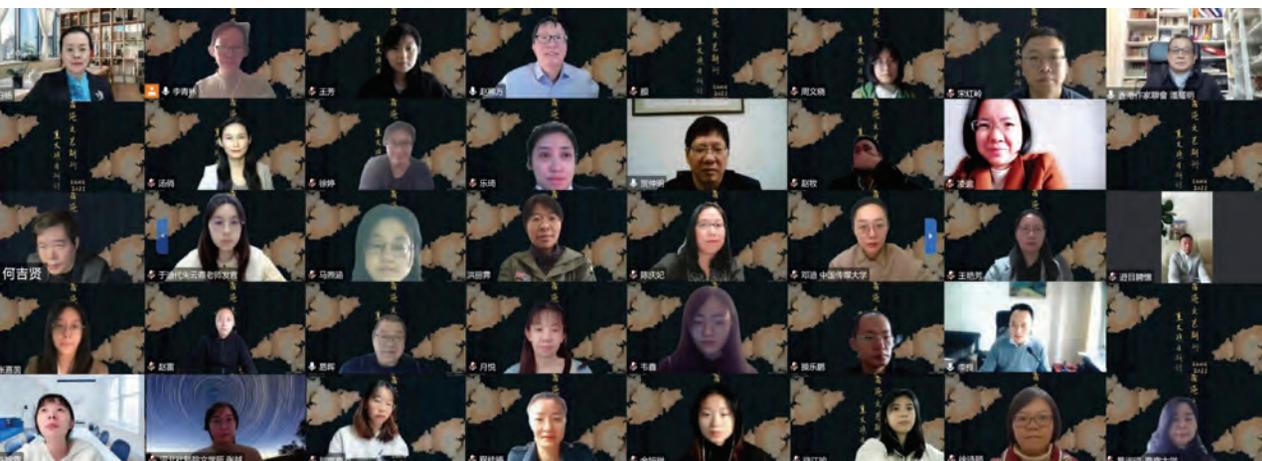
（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文學批評」的香港視角，充分考慮到香港作為海內外華文文學互動交流中介的地位對於刊物同人文學觀念建構的影響，展現該刊對不同區域的華文文學作家作品的選擇與闡釋，並探討其如何從文化的邊緣位置出發，參與形塑世界華文文學多元共生的格局。浙江財經大學講師操樂鵬博士以抗戰時期南來文人創辦的《大風》雜誌為切入点，尋繹該刊香港敘述的演繹軌轍及其呈露香港形象的衍化蹤跡，探勘其香港敘說如何交織着對香港主體性的發現與不見，且體現出「內地—香港」文化互動間不平衡與不平等的症候特質。華南師大特聘研究員徐詩穎博士深入《文藝世紀》原刊資料，考察刊物對青年作家的扶植、對世界文壇的關注及有關書寫香港文學史的探討，緊扣跨界共融，彰顯刊物作為香港本地文學界交流重要平台的價值。山東大學研究生金妍琳以《香港筆薈》（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為中心，勘察回歸過渡期內地與香港的互視、認同。華僑大學研究生馬煦涵通過分析《大拇指》電影版的內容，探討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轉型與當時香港社會轉型的關係。

《素葉文學》、《爐峰文藝》、  
《當代文學》、《字花》

最後一場研討由《文學評論》編審何吉賢先生主持。華僑大學陳慶妃教授着眼於《大拇指》、《素



葉文學》對內地新時期文學的回應，重審「本土化」與「生活化」，指出這兩種刊物在新時期的文學實踐，與其說是呈現「本土」，不若謂之表現「本地生活」，這一時期香港與內地文藝期刊存在互動，即使要談香港文學的特殊性，也應將其置於中國文學的脈絡之中加以討論。《文藝報》編輯許婉霓從詩歌切入，以《爐峰文藝》為中心，考察「爐峰雅集」這一左翼分支在九七後香港詩壇中的特色，探討其「現實」堅持的來源、指涉與溢出，該刊詩作體現出爐峰同人現實主義理念的寬鬆之處，由此亦可窺見當代時期左翼文學在內地與香港發展的差異。河北省社科院文學所張越考察了《當代文學》，指出該刊上承香港戰後青年文學刊物的文學獨立性與都會風，橫向與內地及海外華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傳媒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華僑大學、江蘇師範大學、暨南大學、中國礦業大學、曲阜師範大學等科研單位和高校的學者，圍繞香港文藝期刊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展開了六場線上精彩討論。

文文學構成有機對話，由其辦刊經歷，亦可了解純文學刊物在市場化、資訊化時代背負的壓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博士生韋鑫對《字花》的辦刊宗旨、發行狀況等內容進行研究，認為該刊打造出「年輕」多變的鮮明風格，表達新一代的審美理念和文學訴求，展現香港本土化書寫的新面貌。

## 深入原始文獻 還原歷史現場

在諸場研討中，湯俏副研究員、陳慶妃教授等評議人從專業角度出發，圍繞課題組成員的發言，做出精彩點評。總體來看，與會學者文風雖有差異，但其參會文章均在系統梳理期刊資料的基礎上完成，深入原始文獻，還原歷史現場，方法洽切；課題組在本次研討會上呈現的成果，覆蓋時段長，內容扎實，達到了香港文藝期刊研究的前沿水平，對現階段

香港文學研究的發展有顯而易見的推動作用。

在分場討論之後，趙稀方研究員做學術總結。

他首先思考了香港報刊研究的理論問題，即「以香港報刊作為方法」。從前的香港文學史，主要是把香港看作「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附屬，因為是做現當代文學的學者所寫，主要按照內地文學史敘述方式來演義，把香港與內地看作是一種「滯差」。比如新文學落後了二十年。「時間滯差」其實是一個理論概念，正是在這種「時間滯差」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敘事的局限性、中國文學的激進主義及政治主導、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矛盾性和未完成性。香港文學的確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部分，不過香港割讓以後的確發展出了自己的特徵，香港的歷史差異和內在邏輯，透過香港這一他者，可以讓我們反省內地新文化的問題。在中國文學的格局中，香港報刊研究首先在對象方面即具有原創性。趙稀方研究員強調，文藝期刊是香港文學研究重要的原始資料來源，「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項目重在對一手文獻進行搜集、整理，相關研究亦建立在爬梳原刊文獻的基礎之上，在此基礎上，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彌補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缺陷，並上升為不同的理論命題。趙稀方對於主題發言進行了評點，並且側重討論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香港—南洋」的關係問題；二、五十年代初左翼文人北上和綠背文化之間的空檔時期的香港文壇情況；三、透過

《五四文刊》談論香港如何處理文化傳統的問題。

## 篤行致遠 惟實勵新

自晚清到當代，香港出版了大量中文文藝期刊，趙稀方研究員在二〇一九年成功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立項三年來，課題組着力對原始期刊進行系統地查找、梳理，以扎實的材料為根底，進行歷史考察，建立新的歷史視野，同時用理論帶動文獻研究，把史料整理做成實證性的學術研究，旨在為香港歷史、文化和文學研究建立一個實證的基礎。該課題組的第一次研討會於二〇二一年六月五至六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共收到三十二篇論文，涉及自晚清至當代的三十五種刊物。本次研討會在上次研討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涉及二十七種期刊。到目前為止，課題組已完成對近七十種香港期刊的整理與研究，各項工作正在穩步推進。

篤行致遠，惟實勵新，在首席專家趙稀方研究員的引領下，課題組在香港文藝期刊研究的大道上收穫了累累碩果。誠如會上學者所言，「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已進入豐收的時節。

（本文圖片由徐婷提供。徐婷為曲阜師範大學講師。）



我「烹調記憶」的老地方：雙層床，水泥地，摺起又打開的方桌，簡樸明亮的廚房，買菜歸家的鈴響，「得」的一聲，暖煙，軟香，遠方的呼喊——食飯啦！

## 青椒炒肉絲



王良和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  
文化學系副教授

望着剛放在桌上的小炒，青黃青黃的，冒着油的白煙，鼻子已翕動。夾起炒得軟皺的青椒放進口裏，椒氣雄健，卻不霸道，鮮甜的泥土、陽光、雨露，蘄新的滋味：「不太辣，恰到好處，好味！」而薄薄的豬腩片，炒得乾身，逼出油脂，有點口感，還有豬味，味蕾頓時遍地開花。白飯，不是西洋碟子上牙尖嘴利的粒粒乾硬，而是一線白弧滿在碗上冒着煙的香軟絲苗。碟子剩下星星點點的黃油時，我蹦出一句：「有史以來……！」妻子笑了，她總是笑我形容食物

的美味太浮誇；但這回，妻子點頭，踏實的嘴巴流出一句：「有史以來最美味的青椒。」

妻子對兒女話當年：「你阿爸好麻煩，去到歐洲都要食青椒炒肉絲！」在意大利人來人往的露天市場：青椒炒肉絲；在奧地利街頭賣藝人的歌聲中：青椒炒肉絲；跑到鯨魚比人多的冰島，終於找到中菜館：青椒炒肉絲。第一次歐洲自由行，在巴黎繁華的旅遊區，夜燈艷迷，而我已經「頂唔順」，不想再親近西餐、法式麵包；妻子順我意走進裝潢高雅的中國酒樓，一碗白飯竟要五十港元！啊，二十五年前——青椒炒肉絲。妻子終於「頂我唔順」，蹦出一句：「夠了！我不想再吃青椒炒肉絲！」

我小時候學切菜是不是從切青椒開始的呢？母親教我把按着食材的手指曲進指骨下，中節骨頂着刀面，以免切到手指。母親把燈籠椒、肉眼切成細絲，炒時加一點味精、醬油，美味的青椒，一點都不辣。後來我在老家附近的中學教書，中午回家，有青椒炒肉絲，總能吃三碗飯，母親眼裏都是笑。所以辣辣青椒炒豬腩不是我的「執着」——離開英國杜倫大學的東方博物館，已是午膳時間。在路上問太原來留學的女生，她禮貌地帶我們來到這中餐館。染金頭髮的年輕女服務員說：「沒有青椒炒肉絲，但有一道小炒，有青椒、肉片。」

結帳時問：「這道菜是什麼地方的風味？」

「是湖南吧？」

出門時，轉身抬頭一看，飯店的名字：

「Happiness 2 老地方」。這會是我日後重來尋找幸福的老地方嗎？而我「烹調記憶」的老地方：雙層床，水泥地，摺起又打開的方桌，簡樸明亮的廚房，買菜歸家的鈴響，「得」的一聲，暖煙，軟香，遠方的呼喊——食飯啦！

◎

宅院裏面的人，一定都會認識老先生的，畢竟，能夠堪稱「不學而能」的法國西學士，在世界上就只有四十位，而程抱一先生更是唯一的人……

## 字裏人間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從巴黎先賢祠的右側沿着 Rue Clovis 向東走，經過亨利四世高中 (Lycée Henri-IV)，經過笛卡兒路 (Rue Descartes)，我和老師來到了一幢大宅院的大門前。借助郵差派送郵件時的開門鈕，我們成功推開了大宅院的大門。

可院內錯落的門戶，到底哪一戶才是正確呢？法國的地址，一般只寫某街某號，不會標示住戶住在幾樓幾室。基於這個限制，我們甚至連要找的宅子，是位於院內地層，還是座落在樓層之中，也無從稽考。

時值午後，宅院裏要出門的早出門了，要回家的尚未返家，整個宅院一片寂靜，即使隔着門窗和牆壁，也能聽見屋裏各種的動靜，包括挪動椅子的聲音，洗滌碗盤餐具的碰撞聲，以及若隱若現的絮語。我豎起耳朵，希望可以從這些聲音，辨認出那把沉鬱的聲線，而老師卻開始為我們隨便闖進別人的宅院感到不安，建議說不如我們還是離開算了，不要去冒昧打擾別人。

可是，若就要就此放棄，我又實在有點不太甘心。老先生今年剛好年屆八十歲，上次通電話，他說每天除了寫書，其他時間都經常疲倦得需要躺下休息。正因如此，我才特別希望讓老師跟他見上一面。人生無常，能見上的，最好還是盡量相見。

我開始想像自己隨便敲響一戶人家的門，如果從門縫露出來的，不是老先生的臉，我會一邊致歉，一邊說明來意，然後向應門的人打聽先生的住處。宅院裏面的人，一定都會認識老先生的，畢竟，能夠堪稱「不朽」(Immortal) 的法國西學院院士，在世界上就只有四十位，而程抱一 (François Cheng) 先生更是唯一的華人……

許多年前，老師讀到程先生的《和亞丁談里爾克》，深受啟發。後來我到巴黎留學，有幸和先生聯繫上，並將老師的一本詩集轉交了給先生。幾星期後，先生寄來了一封信，內附一首手抄自詩集的诗作，着我轉交給老師。我依約將詩作交了給老師，還趁着老師歐遊的機會，帶着老師，潛入了先生的宅院。



然而最終，我們還是沒有敲響任何的門，就離開了宅院。

緣慳一面，實在不能不說可惜，但二人的生命，既然已在書作和信件的字裏行間，切切實實地交匯過，那我們或許，也毋須感到遺憾。

在這麼一個彈丸之地，人們只有拋棄成見，打破隔閡，互讓互諒，才能生存發展。任何重大的內部社會衝突，就可能令舢舨翻船，同歸於盡。

## 同舟共濟



吳志良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有人說，澳門猶如一隻舢舨，在汪洋大海中漂流數百年，終於安全到達了彼岸，成為了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以這樣比喻來描述一個靠海上貿易起家的港口城市，十分生動，也十分貼切。

的確，澳門是一個小規模的城市。歷史上，土地方圓數里，人口一直在幾千人到幾萬人之間浮動。在這麼一個彈丸之地，人們只有拋棄成見，打破隔閡，互讓互諒，抱團取暖，才能生存發展。任何重大的內部社會衝突，就可能令舢舨翻船，同歸於盡。

說來簡單，澳門雖地小人寡，但居民來自天南海北，鄉音不同，風俗各異，大家雖然抱着一但得安

居便死心」的移民心態來澳門求生，但有人的地方必然有矛盾，又是怎樣化解糾紛、形成共識、避免衝突的呢？

首先，是華洋共處分治，葡人雙重效忠，緩解了政治上的緊張。事實上，澳門歷史充滿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色彩，但是，這並沒有妨礙同住一個屋簷下的人各自愛國，共同生活，而葡萄牙人也在鴉片戰爭前接受中國歷朝歷代對澳門的管治權，臣服朝廷官員。古代詩文中，有人慨歎「蓮花出水地形奇，為何何年借島夷？」（汪後來）「可憐臥榻旁餘地，酣睡他人四百年」（陳徵文），可也有人讚美澳門「一角天開航海徑，果然無外是中華」（廖亦麟），以及居澳葡人「自言慕義來中夏，天朝雨露真無私。世世沐浴聖人化，堅守臣節誓不移」。

其次，在經濟貿易上，共擔風險，共享利潤，建立了一個經濟共同體。越來越多的史料顯示，早年葡萄牙貿易船隊的資本來源，有相當一部分是徽商、浙商、閩商的，甚至教會也搭貨上船，形成一個關係密切的利益共同體。

第三，在社會文化上，互相尊重，相安無事，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明朝對澳門基本上以軍事布防為主，清朝開始加強了對澳門的行政管理，制定了多條「治澳」、「制夷」方略，並向澳門派駐官員。但同時，允許葡萄牙人成立議事會，按照自己的法律和風俗來自我管理，非重大刑事案件或中葡居民糾紛，不必找中國官府處理。澳葡當局也設立專責中國關係和澳門華人事務之官員，並在一九〇九年頒布《澳門

華人風俗習慣法典》，衝破天主教義，從法律上承認澳門華人婚姻繼承的習慣。

萬山北，川前尚，未有到，此途徑進入，太多文學史，雲的到來，因金風，玉露一相逢，這非片山水，便以進，同凡響的姿態進入主流文學史的書寫中。

## 且飲修仁水



陳橋生

《羊城晚報》編委、  
文化副刊部主任

東晉時廣州刺史吳隱之，路經廣州石門「貪泉」

時，有感而發，寫下著名的〈酌貪泉賦詩〉：「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少有人知道的是，九十多年後的南朝齊代，同出嶺南為宦的范雲，很可能，就是受吳詩之啟發，也是飲水明志，寫下了一首〈三楓亭飲水賦詩〉：「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邪階流。」

兩者所抒情志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吳詩為純粹的哲理抒發，而范雲詩則是在遊覽嶺南的山水中，切身所感，景、情、理融為一體，是從這片山水中生發出來的，相互交融的情志，藝術主體的自覺更見突出。

范雲是永明體詩歌的重要詩人。公元四九六年，出為始興內史，其後為廣州刺史。當范雲來到始興

後，在一個秋天，詩人泛舟湖濱江而上，來到了歷史悠久頗有名氣的修仁村，遊覽了三楓亭、五渡亭等。修仁、邪階，皆為當地水名，又分別涵修行仁義、邪亂之義。有感於此，詩人借水名以言己志，宜飲修仁之水，不挹邪亂之流。

該詩為五言四句，詩風平易流暢，頗有南朝民歌之風韻。不過，南朝民歌內容幾乎清一色為情歌，范雲此詩卻是狀寫山水以抒其志。他運用南朝民歌的抒情技巧，表達自己來到這嶺南山水間的獨特情懷，不見了纏綿悱惻的情愛聲色，代之以修仁義、去邪流的高尚情志，詩歌思想境界為之淨化，表達技巧更趨自然平實，聲色與風骨兼具。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范雲是如何汲取南朝民歌的養份，使詩歌在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上都得到提升，臻於成熟。

粵北的山川萬物，此前尚未有太多途徑進入到文學史，因為范雲的到來，金風玉露一相逢，這片山水，便以非同凡響的姿態進入到主流文學史的書寫中。而范雲自身也在這片嶺南的山水中，不期然地完成了其詩歌藝術上的一次躍升。或許，它還是不自覺的，但這份嘗試所帶給他的驚喜與啟示，必然在他此後的創作中不斷地得到發揚光大。

更重要的是，范雲先後為始興內史、廣州刺史，並以其人品如詩品般高尚的情志，以與吳隱之同樣的清廉情操，與此前任職始興的一眾清官良吏，接力施以良政，從而共同促成了始興成為當時嶺南的文化中心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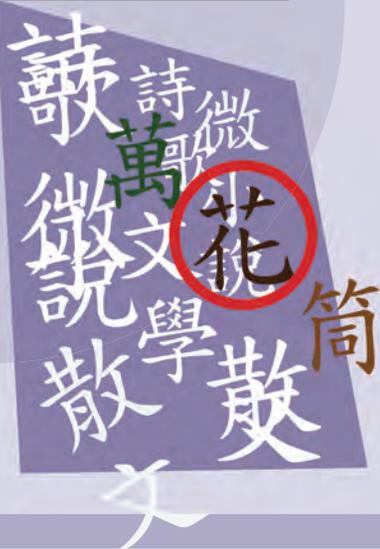
為官一任，造福千秋，厥功甚偉！

著名編劇何冀平的成名作《天下第一樓》，被譽為當代現實主義劇作精品，曾得文化部戲劇最高榮譽「文華獎」和中國戲劇文學「曹禺獎」等多項大獎。一九八八年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後二〇二二年十二月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重演，反應熱烈，作者從而憶起當年因此劇與人藝院長曹禺的因緣交往，同時側寫曹禺的人格魅力，以至他對戲劇藝術的堅毅追求，讀之令人動容。

——編者

## 危樓明月風

何冀平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春天，窗外是北京那一年的頭場春雨，我和夏淳、顧威兩位導演來到「前三門」，那時候前三門是北京的高尚住宅，很多高級知識分子住在這裏。

大學畢業後，我被點名聘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做編劇。曹禺是人藝的院長，但是很難見到他，只有開大會遠遠地看到他，可望不可及。我生性不大喜歡和人交往，尤其是領導，絕不會去趕着接近，好在我來的是北京人藝，這個不以人事關係為軸心，而看重本事的方，否則可能永遠不會面對面接近他。直到我寫出《天下第一樓》。

### 真心喜歡並題寫劇名、長詩

曹禺老院長的家十分簡樸，家具都是公家配給的，我熟悉的那種淺駝色鑲邊的沙發套，只有面對窗的一個書桌，古色古香。

他身體不好，長年住院，特意從北京醫院回家來見我們。一見面他就說，沒想到我是個女的，還這麼年輕。他讓我和兩位導演坐在沙發上，他拉了一把籐椅，坐在我對面，手裏拿着劇本，眼睛放着光。他說過：「讀《茶館》第一幕時，我的心怦怦然，我處在一種狂喜之中，這正是我讀到好作品時的心情。」我不敢說《天下第一樓》是他眼中類似《茶館》的好作品，但是我真的見到，他有些病態的黃白色面孔上那雙眼睛閃着光。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作者和夏淳、顧威兩位導演到訪北京前三門曹禺老院長府上。左起曹禺、顧威、夏淳、作者。（何冀平提供）

劇本他看的很認真，談意見時，他完全沒有看過手裏的劇本，情節細節以至台詞都記得。他說：「喜歡劇本的結尾，看當中就想會是怎樣結尾，沒有想到會這樣去結尾，最後這副對聯用得好好，上聯是乾隆，下聯好像是……」

我答道：「是紀曉嵐的。我稍微變動了一個字。」他點點頭，接着說：「『危樓』這個危字，有兩個意思，一是形容這樓之高，一是說這樓已經危險。完全切合這個戲的主旨。最欣賞的是這個橫批：『沒有不散的宴席』！這是這個戲最寶貴的一句。看劇本時，我就在想，這個劇本怎麼結尾呀，沒想到會有這麼漂亮的尾聲，一副對聯，一個橫批，就把戲完滿地結住了。」他說，喜歡常貴，還有玉鵝兒，這個唯一的女角色，很有味道，她的下場會很好。劇中沒有寫到玉鵝兒之後的下落，直到多年後《天下第一樓》改編成電視劇，有了篇幅給人物，寫到玉鵝兒時果然如此下筆，可見曹禺多麼了解作者筆下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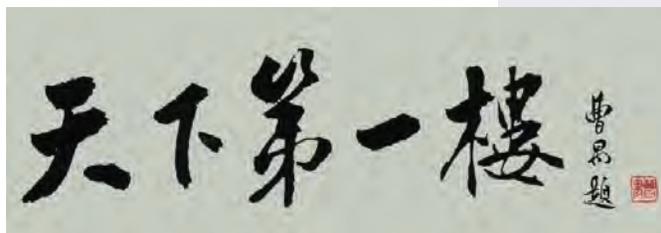
他對導演講：「這是一個好本子，會是一台好戲，戲裏有許多有意思有趣味的東西，看着看着就叫

人笑出來。這個戲不能排得太嚴肅，太沉悶，要明朗活躍。」又被他說中，受那個正統年代的影響，初期排演過於嚴肅，但很快糾正過來。他給年輕作者的劇本提意見很慎重，即使不太喜歡，也基本上以鼓勵為主，但他是真的喜歡《天下第一樓》。暮色漸濃，從下午談到掌燈，曹禺依然思維敏捷，滔滔不絕，停不下來。

他主動為《天下第一樓》題寫劇名，寫了幾張讓我們選，還附寫了一首長詩，這讓所有人驚喜，他已經很久不寫詩了——「你是淚水流下的水晶……卻又像夏晨的露珠……滿含無限的光明……你們有一天會是青天的神仙……將是宇宙中永遠閃光的星星。」至今，曹禺的手書依然掛在北京人藝的會議室中，每逢見到，我心頭都會發熱。

### 「寫戲是清苦的，你要堅持下去」

劇院凡有新戲，曹禺喜歡在排練場看連排，與演員近在咫尺，和在舞台上看見是兩種味道。演他自己寫的戲，曹禺會在觀眾席上看。曾經有一段日子，受外界影響，演員表演忽略個性直奔主題，表演僵化，說台詞像講道理。他在台下一邊看，一邊心裏着急，嘴裏不由說：「快，快點！」趁午休的空檔，他給演員講人物，人藝人都知道，他給午休的朱琳講《雷雨》中侍萍的事。像他這樣，給一級大演員講戲，我可不敢，但這就是一個編劇，對作品的執着和着重作品呈現的不懈追求。



中國現代戲劇界泰斗曹禺為話劇《天下第一樓》所題寫的劇名。（何冀平提供）

《天下第一樓》他連看了五遍，流了淚，他說「我就是常貴」。飾演常貴的演員，要演出曹禺心態的影子才算合格吧。每逢連排，作者要到場，劇院的一級演員，個個赫赫有名，大小頭目全在場，我通常坐在最後，一聲也不敢出。有一次戲演完了，他看見我在，招呼我過去，拉着我的手問：「你尚且年輕，哪來的這滄桑？」我一時回答不上來，他不知道，因為我的父親在香港，我從小就受歧視，我的滄桑是從六歲開始的。

《天下第一樓》沒有辜負曹禺的賞識。首演後，連演一百五十場。之後應邀去了東南亞、台灣、香港、歐美。最有意思的是台灣和香港。這部戲，是中國大陸第一部話劇進台灣，台灣新聞局將劇本從頭到尾，一個字一個字地審，沒有找出一句與政治有關的內容，因為同是中國傳統文化，這個戲在台灣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

再有是香港，這次在香港演出，我站在劇場裏，百感交集。三十三年前，就是這個劇場，《天下第一樓》演出，台下的徐克導演，看完就到處找我，從寫《新龍門客棧》開始了我的電影生涯，直至如今。

演員有句行話，剛畢業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災難。編劇這一行，上來就是主角，沒有機會當配角，是福是禍，都得硬頂着上。

曹禺一生都想寫劇本，最後一次是一九七七年。他想寫一部四人幫迫害老科學家的劇本，那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人藝派了于是之等協助他，後來沒有寫成。我想，不是寫不出，是不肯將就。曹禺親口對我說：「寫戲是清苦的，你要堅持下去。」

有一次在黃永玉叔叔家，他興致地拿出一幅豎版行書給我看。上面寫的是曹禺的話：「戲散了，人都走了，我竟愛那空蕩蕩的劇場。」我很有同感，不論在國內還是去海外，到了一個地方就想看劇場，人在劇場裏，好像心和魂都踏實安寧。人們都知道黃永玉曾經寫信，毫不留情批評曹禺後期的作品，他誠懇接受，這就是他的真誠。我理解他那種刺心的痛苦，想寫的寫不了，不願意寫的又沒有辦法。可能是共同的職業，我很理解他的心態，所以對寫出好劇本的年輕人他特別看重。寫劇本艱苦孤獨，但我像他一樣迷戀舞台，癡情於這一份孤寂而又獨特的工作。

他去世時，我在香港。後來我去了北京萬安公墓，拜祭曹禺院長。好乾淨的一塊石碑，碑上只有巴金寫的兩個字「曹禺」。不用太多的詞語，黑澤明說，要講清楚一個人很難，但他的作品說明了他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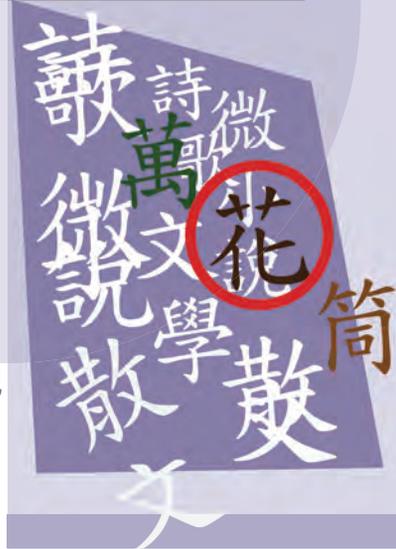
（作者為舞台戲劇、電影電視劇著名編劇。）

後生仔欠身入座，棋王搖着扇子，一邊捉棋一邊與身邊的人閒聊。下了五步後，他停下搖扇，又下了五步，他翕起扇子，再下五步之後，他的目光黏在棋盤上移不開了……

## 棋王呂不遲

——「都市奇人」系列港味小小說

巴 桐



土瓜灣菜市場拐彎處，有個街心公園。園內有座風雨亭，亭裏置有兩張石桌，環以八條石凳。不知何時起，此地被棋迷佔據，成了鬥棋的場所，每天都聚集二三十號棋迷。

被棋迷尊為棋王的是一位叫呂不遲的老者。當他穿着一襲繡着鳳鳥聯珠團巢紋的唐衫，翩然而至時，棋迷們紛紛起身恭迎，那架勢猶如帝王駕到。他們早已空出一張石桌，虛位以待。呂不遲也不謙讓，在石凳上坐下。然後慢條斯理地從背包中取出一柄折扇，一把紫砂壺。紫檀骨的紙扇，扇面上畫有幾竿墨竹，書有「談笑風生」四字。小巧玲瓏的紫砂壺只有拳頭般大，毋需茶杯，掀起嘴對着壺嘴啜飲。背包裏還帶了一大壺開水，裝備齊全。一看這陣勢就知道，今天棋王準備大殺四方。

棋王一手搖着扇子，一手擎着紫砂壺，神情怡然自得。對方下了一步棋，他瞄都不瞄棋盤一眼，一抖手腕翕起紙扇，用扇柄隨便推出一子，唰地又抖開扇子，扇子一張一翕如花開花落。輕搖紙扇，淺啜香茗，起步落子，好像不加思索，卻讓對手想爆腦殼。就這樣，不到一句鐘工夫，三個挑戰者就已唏哩嘩啦敗下陣來。

神！圍觀者無不嘖嘖稱奇，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下場了。棋王暗自得意。他睽巡了人群一遭，凜凜地說：「還有誰來？」眾人面面相覷，無人應戰。棋王又問道：「誰來？」「我！」一個微弱的聲音傳自外圍。

人們回首一瞥，見挺身應戰的是個頭髮蓬鬆的後生仔，以前從未見過此人。棋王落落大方地說聲「請！」後生仔欠身入座。棋王搖着扇子，一邊捉棋一邊與身邊的人閒聊。下了五步後，他停下搖扇，又下了五步，他翕起扇



## 〔名家與書香〕 書癡阿英爛額焦頭為買書

艾 火

「一進他正房的客廳，迎面便是一排硬木書櫥，擺的全是舊書和期刊。中間案板上也擺滿了一迭迭的舊書，那是他剛剛搜集來不及細讀的，或者他正在寫作和研究時所用的書，因此有的書還夾有紙條。走出過堂，經過一個極小的天井，便進入名副其實的藏書室了。舊壁架上全是整整齊齊的、一包包的書。這些書大多是線裝的，一律用毛頭紙包裝，紙質輕軟而又結實，外面用毛筆寫了書名和冊數。偶然同人談起一本書，他便領你到了這藏書室，很快便能抽出來。」（姜德明：〈阿英坐擁書城〉）

相信讀了以上這段文字，愛書人都會艷羨不已。

現代人可以稱坐擁書城的，我親自目睹共有三人。第一是台灣的李敖，他有五個書房；第二個是內地作家阿英，他的書房可媲美一個圖書館；第三個是金庸，他的藏書分踞他的住家和寫字樓，前者有三千多呎，後者也有三千呎左右。

阿英藏書超過十萬冊。

二〇二二年是阿英（一九〇〇——一九七七）逝世四十五周年，阿英原名錢德富，又名錢杏邨，安徽蕪湖人，創作家、批評家、編譯家。

阿英是典型書癡，他自稱「無論研究新舊學問，中外學問，對於版本，是應該加以注意的。」（《版本小言》）故生平讀書，重視鑑書和訪書。其收藏對象，是當日乏人問津的晚清民間通俗小說、詞曲唱本、小報期刊和石印畫報之類。曾以舊書市場為「自己的樂園」，頗得「淘書」之樂。曾自述「想到自己為着一些書，弄得節衣縮食，廢寢忘餐，其艱苦也多可記。」

阿英又稱：「孜孜寫作緣何事？爛額焦頭為買書。」

據阿英女兒錢小雲寫道：「七十七年的人生，父親與書結下了不解的緣份。他一世讀書、著書、編書、藏書、愛書。書，是他幾十年癡戀不渝的伴侶；書，融進了他的生命，而文化大革命開始，阿英書房被封，藏書家被迫『與他的萬卷藏書隔絕之際』，他還『癡立於書房門前』，『彷彿他的靈智，他的魂魄，他的生命力，都與那些藏書一起，被一把陰森的鐵鎖鎖住了……』。」（〈一生甘苦書與共〉）

題外話，據說阿英逝世，他的女婿吳泰昌（吳泰昌也是作家兼書家）繼承他大部分的收藏（包括書籍），後來聽說吳泰昌邂逅了電視台一個女主播，與阿英女兒仳離。不知阿英豐富藏書後來下場如何？！

（作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子，再下五步之後，他的目光黏在棋盤上移不開了。下着下着他眉峰微蹙，伸手抓起紫砂壺，準備送到嘴邊，卻因想得入神，擊壺的手停在半空。棋局已進入殘局，後生仔二鬼拍門，棋王敗象已現。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今天棋王竟然要慘遭滑鐵盧了。人們竊竊耳語，隔壁桌的棋迷也圍攏過來。棋王臉色漲得通紅，

額頭滲出汗珠。他沉思片刻，棄子投降，說道：「我輸了！」後生仔抱拳作揖，說聲：「承讓！」棋王二話沒說，收拾好東西，拎起背包走了。

從此，人們再也沒看到棋王出現在街心風雨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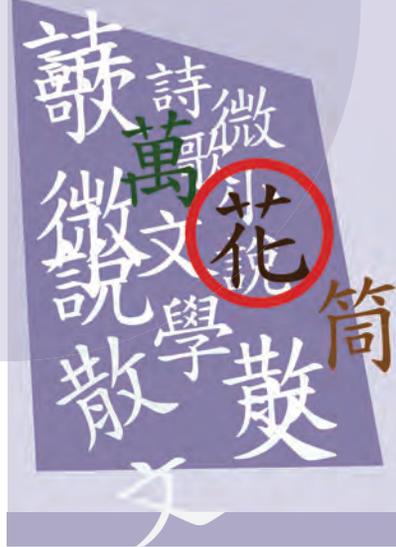
（作者為香港小說家、散文家，已出版著作二十餘種。）

☞

社交距離措施有利於疫情防控，但絕對有礙人際溝通。如何踏出復常的第一步十分重要，否則香港只能更為落後於世界的大發展。復常之路不易，循序漸進也是常識，但究竟復常的具體時間表如何，正是給特區政府的一大考驗……

## 踏出復常的第一步

潘銘基



每天過着的生活，久而久之，視之為常。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疫情以來的數年間，書不知道有讀過多少卷，但萬里路肯定更多只能是利用網路。網上世界的好處，這幾年來已經說了太多，無遠弗屆固然是事實，但親歷其境然後有許多意料之外的感受，唯有腳踏實地的旅程才能體會。

二〇二二年的八月中旬，睽違兩年半，再次踏足香港國際機場，頓時心生一股熟悉而陌生的感覺。還記得上次到來，進入客運大樓還要檢查護照、航班資訊，防止閒雜人等進入機場範圍；這些全都撤了，不折不扣地邁進了一個新時代。不同的是，數年前的這裏是熙來攘往、人頭湧湧，現在是人煙渺渺、四顧寂寥，不不予人悲涼之感。機場的商店從來也沒有多逛，但當百分之九十的店舖都沒有在營業的時候，那種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惱人愁緒便立刻湧現出來。「民以食為天」，港式美食乃是「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典範，世界各地美食到了香港，便都帶有香港的特色。是好是壞，言人人殊。事實是機場的餐廳、航空公司的貴賓室都少有營業，望門興歎。找不着美食是小事，只要想到數以萬計的餐飲從業員在幾波疫情裏的顛沛流離，便不得不有「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慨歎！

數月前，曾有一則笑中有淚的「笑話」：話說非洲國家剛果首都機場的航班升降架次，也比香港國際機場為多。友儕之間談及此事，初是一笑置之。但



想深一層，卻是悲不自勝。號為國際大城市的香港，航班升降架次竟然不如非洲中部的機場。在熱切恭賀剛果人民之餘，香港該如何走出疫情的陰霾，實在教人費煞思量。

是次出門到馬來西亞一遊，在二〇一九年曾經兩次到訪。重遊的第一步不是訂機票和當地酒店，而是搶訂回來香港後的檢疫酒店。這真的是顛覆了過去對出門外遊的認知。當然，我們一家都是抱着「經一事，長一智」的想法，體驗回港後的酒店檢疫也是出遊的重頭戲。「逆／疫來順受」、隨遇而安，一直是我們家面對種種動盪的處理方法。

走進機艙，在空中巴士A350的走道上，坐下，打開餐桌，一陣久違了的引擎聲——我不是交通工具迷，自然也不會看到飛機便覺得很興奮，但熟悉的感覺油然而生，順藤摸瓜的打開了屏幕，續看着一齣齣近年放映的電影。現在並非疫情最為嚴峻的時候，機上已經看不見全身保護衣和護目鏡的乘客。抗疫會否讓人疲勞很難說，但抗疫多了一切便都變得理所當然，與疫共生乃是香港人的最佳寫照。

來到吉隆坡機場，按照馬來西亞當前的防疫條例，室內必需戴口罩，戶外不一定要戴。赫見一兩個出現在室內而沒有戴口罩的人，已經教人大吃一驚。回心一想，定睛一看，馬來西亞絕對是戴口罩的人遠多於不戴的，相較世界各地早已取消口罩令的地方而言，馬來西亞的戴口罩程度正好讓罩不離口已經兩年

半的香港人感到舒適而放心。無論想戴口罩，抑或不想戴口罩，來到這裏總能為自己找到合適的步伐。

## 正在褪色的國際大都會

我不會說吉隆坡國際機場非常熱鬧，但肯定比起香港機場的死氣沉沉來得有生命力。所謂缺乏生命力的意思，指的是香港機場人跡罕見、人丁單薄。人是一切的開端，人也沒有，抗疫便變得沒有意義了！跟兩年半前來到的吉隆坡機場相比，體驗還是有所不同，明顯是處於疫後復甦的階段。旅客不可能在短時間裏湧入，恢復元氣不能一蹴而就，復元之路漫漫而修遠。世界各地漸漸放寬疫情下對入境人士的管控，在口罩令、限聚令等逐步取消之際，香港毫無疑問是正在褪色的國際大都會，完全跟不上後疫情時代的節奏。

互聯網是二十一世紀的偉大產物，視訊通話也是使疫情下不至跟海外失聯的重要一環。Zoom、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騰訊會議等，層出不窮，使用了便彷彿走在時代的尖端。線上教學與溝通無遠弗屆，自有其好處，更無庸詆毀。然而，面對面的交流更能暢所欲言、無所不談，許多意念從中迸發，這是線上交流所不能取代的。這次行程能夠與馬國友人一聚，誠為一樂也！大家談天說地，無拘無束，訴說疫情下的過去，展望後疫情的未來。如此感覺，多麼真實，卻又看似遙遠，畢竟對上一次跟台灣友人共膳已

## 《我家在那裏》

韋然

《我家在那裏》是劉家昌一首傳唱度很高的作品。粵語歌詞很有詩意，由景寫情，由情寫意，就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畫，也帶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學堂歌曲的味道，很適合學校課堂作教材之用。當年這首歌是以發燒的模式製作，也開創了粵語歌曲的新路向，謝永康的鋼琴、方伊琪的歌聲，聽來非常治癒。這首歌，很想和大家分享。

### 《我家在那裏》

作曲：劉家昌 作詞（粵語版）：韋然

編曲、鋼琴伴奏、製作：謝永康

主唱：方伊琪

一灣溪水鳴在游  
沿岸有青青柳  
溪邊黃牛輕低躺  
煙雨伴扁舟

青山隱隱送夕陽  
簷上有煙一縷  
山邊綿羊歸家了  
聞笛聲輕奏

當天依依遠別離  
垂淚到他鄉往  
青青田園不知處  
風裏獨低首

思鄉曲中看雁群  
乘着晚風歸去  
只想重回家一趟  
期待心苦透

（作者為香港著名音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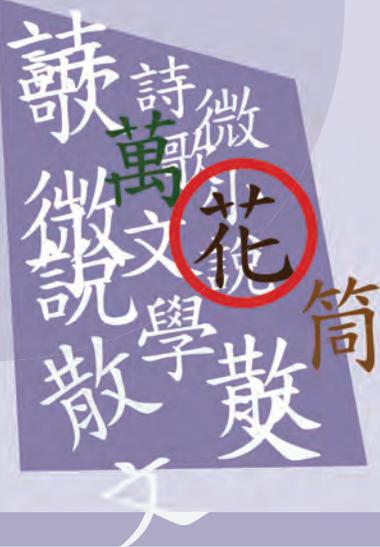
是二〇二〇年二月的事情！  
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現在已有不少報道說香港的學童在長期戴口罩下將會有社交障礙。此非危言聳聽，事情肯定會出現。到了脫罩相見的一天，恍若劫後餘生，成年人尚且需要時間適應，何況是小孩？戴口罩讓我們的眼睛逃出生天，而眼睛是靈魂之窗，五色繽紛的世界可以映入眼簾，但不要忘记人有五官，眼、耳、口、鼻、心，五者發揮不同的作用，社交距離措施有利於疫情防控，但絕對有礙人際溝通。

如何踏出復常的第一步十分重要，否則香港只能更為落後於世界的大發展。  
復常之路不易，循序漸進也是常識，但究竟復常的具體時間表如何，正是給特區政府的一大考驗，也是香港市民給予管治班子評分的重要參考。「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復常之路正在進行中，香港經濟如何走出低谷，實在教人期望！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

作者趕在深秋之時與家人一同赴日本賞楓，滿山秋色紅、黃、綠互相交疊，充滿詩情畫意，令人迷醉，作者不由得讚歎與感謝自然的風光。

——編者



## 霜葉紅於二月花 ——九州賞楓之旅

舒 非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摧毀原本的生活方式，整整三年不能外出旅行，真是憋悶。更有甚的是在英國工作的女兒，也有三年不能見面，特別牽掛。有人說現代通訊發達，經常可以視頻見面。當然，比較起來，視頻會比單純通話好一些，至少可以見到影像畫面。可是，只是看得見而已，還是不能取代真正見面啊！真正在一起，我們可以擁抱，可以看見眼睛裏閃爍的笑意或者哀愁，可以觸摸肌膚體溫，看到最細微的表情變化，那是視頻裏根本看不到的呀！

香港實行「0+3」，工作一年的女兒拿到三個星期的休假，終於可以回家探親了。恰好日本全面開放旅遊，我就想乘機一家三口去一次日本渡假，因為深秋是楓葉紅了的季節。第一次日本賞楓是二〇一三年，即九年前的事了。那次京都賞楓留下的印象太美了，至今念念不忘——

我們生長在南方的人，沒有什麼機會看到這麼美的秋色。漫山遍野的樹木變黃了，變紅了，黃是明亮的金黃，紅則是熱情奔放的紅。兩種鮮艷的顏色加在一起，另外還有長青的綠，一座山頭就像一幅巨大的地毯，陽光下風一吹，紅黃綠一齊飛舞，整座山都搖曳起來，像是活起來一般。真是美麗極了！

遠山在呼喚。趁秋光仍在，趁女兒回家，我們再去日本賞楓吧！

### 擺滿世界名著的洗手間

疫情後首次外出旅遊，仍然有些麻煩。為怕有

意想不到的問題，我們採用跟團的形式，假如遇到麻煩，至少有個通日語的導遊可以處理。可是入境要申報疫苗接種情況，那份網上申報還是挺麻煩的，填得一肚子氣。除此之外，當天在福岡機場入境，由於檢查防疫證件，要排長隊輪候，等到一團三十個團友都給辦好，天已快黑了。

乘搭廉航（香港飛九州都是香港快運），這次旅行團費並不貴，

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旅行社不可能做虧本生意，所以整個團有多次午餐和晚餐都屬自費。這個安排正中我下懷，日元匯率那麼低，愛吃什麼就吃什麼，自己做主。我們一家三口自己吃飯，不用理會他人，何樂而不為？

先到地下街閒逛。這個福岡天神地下街大部分是賣服裝的小商舖，瀏覽一下而已，沒打算購買。十一月八日，離聖誕還有一個多月，但這裏已經有許多聖誕裝飾。

最奇妙的是，我看到商場裏一個非常獨特的洗手間：洗手間外面是一面櫥窗，櫥窗裏面全部擺放許多世界文學名著：莎士比亞的、托爾斯泰的、雨果的、狄更斯的、安徒生的、川端康成的……這是我見過的最有文化的廁所。可是好像看不到中國的，下次



「這是我見過的最有文化的廁所。可是好像看不到中國的……」（舒非攝）

最幸運的是每一天都陽光明媚、秋色斑斕。秋日的艷陽，曬在身上臉上，溫暖舒服，走在金燦燦的陽光下，心情暢快，將疫情的封閉鬱悶一掃而光。

第二天，我們去了太宰府的神社天滿宮。

太宰兩字，使我想起日本小說家太宰治——《人間失格》的作者。日本作家自殺者有好幾位，出名的就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可是太宰治更加獨特，他自殺了五次才死，其中有三次是殉情——據說太宰治長得很帥……

太宰治是日本的頹廢型作家，相當於日本的郁達夫吧？我年輕時受共產黨教育影響，對頹廢作品沒有好感，因此太宰治並非我喜歡的作家。相比起來，我更喜愛川端康成的唯美。

不禁想起很多年前，女作家施叔青曾經跟我

送他們一部《紅樓夢》！

在日本吃的第一餐是海鮮定食。小小餐廳擠滿客人，這麼多本地顧客，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果然，海鮮定食美味可口，我們叫了三個不同味道的，分着吃，吃得津津有味。

### 遙想頹廢與日本國花

這趟日本九州五天遊，



日，有很多小學生來這裏參觀參拜。他們穿白襯衫戴白帽子小背心，下面是深綠格子短裙或者短褲，白運動鞋和白襪子。整整齊齊的很守秩序，讓人看着打從心裏歡喜。

還有些更小的孩子，只有四五歲吧，由父母牽着，他們穿著日本的和服，打扮得像公仔一般，漂亮可愛極了。

天滿宮正在舉辦卯年菊花展。秋天正是菊花盛開的季節，看到琳瑯滿目、



太宰府天滿宮內的小學生。（李波攝）

形容過陳映真頹廢的一面，我完全不能置信。想像不到這麼「革命」的作家，居然可以如此頹廢？現在當然知道當年思想的幼稚了。我後來查了Google，這太宰治跟太宰府沒有一毫子關係。

雖然沒有關係，我還是很高興來到了太宰府。那天不知道是日本的什麼節



柳川水鄉泛舟。（李波攝）

總類繁多的菊花，不禁想到，其實日本文化跟我們中華文明何其相似。自古以來，我們的文人也不特別推崇菊花嗎？將「梅蘭竹菊」比作四君子，象徵無懼嚴寒、不畏強權和高風亮節。許多人以為日本國花是櫻花，那是錯的，日本的國花正是菊花。

### 人將老去，而景色不改

第三天，我們去了柳川水鄉遊船。說是遊船，其實是坐小舢板。由日本年老船夫撐船在小河裏繞了一圈，水很清澈，可惜風景一般。比不上我們的江南水鄉，好比周莊、同里、甬直、紹興等古鎮以及蘇州的七里山塘。老船夫已經七十五歲了，還是興致勃勃，一邊划船，一邊引吭高歌，唱日本歌曲，好比《叮噹》等，團友們也跟著一起唱……導遊說，假如櫻花盛開的季節來會比較好，我想也是，滿樹櫻花倒影水面上，應該比現在美多了。

下午去的九重夢大吊橋倒是有意外的驚喜。這是一條專為步行者而設的日本第一高大吊橋，它高一百七十三米，長三百九十米，寬一點五米，活

脫脫的「天空步道」，畏高者可能不宜。假如沒有畏高症，卻可以享受三百六十度無遮無掩的美麗景觀。

從橋面向下望，是很美的九醉溪溪谷景色。橋的兩邊是山，這山的距離剛剛好，不遠也不近，山上全是密不透風的樹林。如今正值深秋，有些樹葉已經染黃、染紅，但是還不夠多。也許氣候暖化，深秋了仍不見寒冷，葉子尚未完全變色。即便如此，眺望山間，看上去就像一幅生動的抽象畫，有層次，有質感，有意境，令人心曠神怡。

大風從頭上呼嘯而過，吹亂了頭髮，腳下橋在微微晃動。從這裏往下望，可以看見「日本百選名瀑」，這個「震動之瀑」，居然還分「雄瀑」和「雌瀑」。「雄瀑」垂直奔騰而下，有雄壯的感覺，「雌瀑」則是涓涓細流，像極溫婉柔情的女子。

在一棵紅透了的楓葉樹下，女兒俯首撿拾落葉，五角形的紅葉子很漂亮，她說要帶回去做書籤。

這次去日本九州，五天四晚只搬過一次酒店，算是比較輕鬆的旅程。其中有兩晚住溫泉酒店，雖然老公對浸溫泉不感興趣，他的妻女卻非常喜愛泡溫泉。

回到酒店，我和女兒就迫不及待往樓下溫泉池跑。整個溫泉池加上我們也只有三個人，太舒服了。我們一邊浸溫泉一邊閒聊，聽女兒講英國的人和事。天邊掛着圓圓的月亮，此時此刻，有什麼比得上兩母女這樣貼心聊天更好的事？我想不出。



九重高原夢大吊橋秋色。(李波攝)

上一次來九州是在春日，櫻花盛開的時節。那年女兒十四歲，是一臉稚氣的小女孩。如今她已經從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碩士畢業，個性獨立，在英國做工程師了。

### 霜葉紅於二月花

最開心的莫過於最後一站：到金鱗湖遊覽。

金鱗湖位於九州大分縣，以夕陽照射湖面，反映出如魚鱗般金色光影而得名。單看湖面，平平無奇。其最美之處是——圍繞着湖面的千千萬萬楓樹全都紅了，紅艷艷、黃澄澄一片。日本的楓樹都是東方式的，不算巨大，樹枝不太粗壯，而是比較細，看上去有點兒秀氣，紅色黃色的葉子，玲瓏剔透，層層疊疊的葉子透着陽光，風吹過來，搖曳生姿，此起彼落，



九州大分縣金鱗湖賞楓。(李波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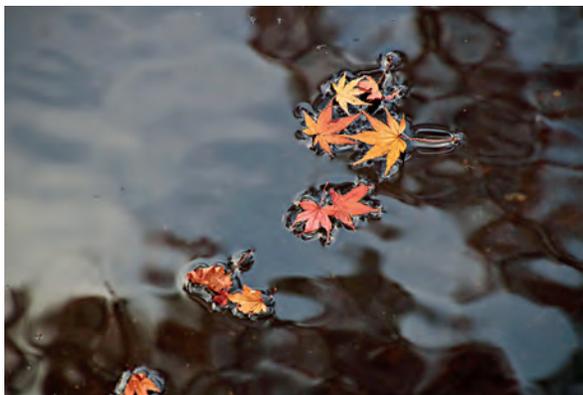
禁不住讚歎：真的好靚啊！

年輕時讀唐詩，喜歡杜牧的〈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當初覺得這霜葉怎麼可能比紅花還紅？可能是詩人誇張吧？當然不是。眼前的楓葉的確比花還紅，還鮮艷。

因為有湖，湖面有倒影，楓樹幼枝軟軟地低垂到流水旁邊，流水上面飄着半紅半黃小小的楓葉，形成圖案，又精巧又漂亮。波光粼粼之中偶然有五彩錦鯉跳出水面，還有雙雙對對的水鴨子身影……



落楓流水秋深了。(李波攝)

遊人如織。

此處為賞楓聖地，不少日本人為了賞楓而來，但他們守秩序，不但沒有喧嘩，連講話也不敢大聲，生怕破壞了如斯美景。

去日本旅遊，一直有兩大熱門：春日賞櫻，秋日賞楓。賞櫻和賞楓，美感不同。

在櫻花那個粉紅、粉白的世界裏，花團錦簇，花朵柔柔嫩嫩，顫顫巍巍，美得那麼柔和，美得那麼細膩，美得那麼清麗——那是少女式的青春之美。

楓葉的美是火紅的、熱烈的、燃燒和奔放的，有着詩意般激情，那似人生成熟、收穫的階段，更像少婦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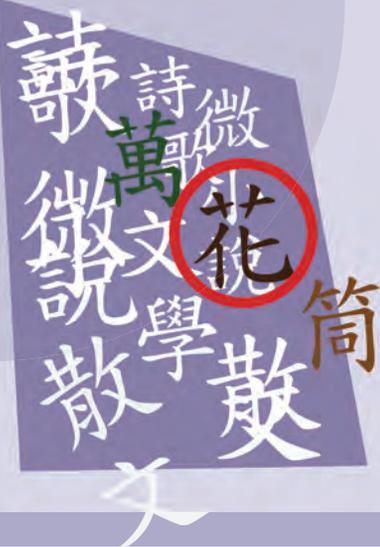
為生存在這麼美好的藍色地球上，無比感恩！

（作者為香港作家。）



將文學藝術錯置，與科學、政治、法律、經濟等放於「學術地圖」同樣的地位，令我們對文藝有了錯誤的認識，亦使文藝在實際物質的當代生活變得愈發飄渺。作者讀本刊二〇二二年七月號「學苑春秋·師說師文」有感，遂寫此文為文學人打氣，為文藝界與文藝教育界長期誤解糾正與改革建言。作者以清晰的思路去解釋文藝，後再指出人文修養如何帶來文化復興。

——編者



## 為什麼文科 「消得人憔悴」？

何懷碩

《明報月刊》從六十年代創刊，我輩由讀者到作者，與《明月》共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全球以及中國兩岸三地空前劇烈的風雲變色。

二〇二二年七月號起，《明月》每期增加《明月灣區》附冊，首期「學苑春秋·師說師文」中三位大、中學中國文學教師大吐苦水：因為文學科沒有理工科大好的出路，而不斷萎縮、沒落，感慨萬千。選修文科學生人數逐年銳減，導致文科地位下降，也打擊了文科教師的自尊，甚至飯碗不保。這是文學、藝術、人文學科、人文價值在當代空前的困境。

這個困境其實不是新鮮事，只是工業革命以來這個困境不斷加劇、加深。十八世紀劍橋學者還有「重人文，輕科學」之高論；二十世紀中葉便有人着意翻轉局面。我們自少常見天下父母阻止子弟選讀文學藝術科系，就為擔憂他們未來的出路。兩代人各不相同的「愛心」常演為矛盾，甚至釀成許多大小悲劇，中外皆時有所聞。

討論人文與科學對壘的危機，最有名的有上世紀六十年代，出身劍橋的物理學家史諾（C. P. Snow，一九〇五—一九八〇）提出「兩種文化」的議題。欲知其詳，讀者請讀今日人在香港的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齡八十有七、著作等身的金耀基教授那本流瀉慧思與詩情的名著《劍橋語絲》（最早出版於台北商務一九七七年，近年香港商務多次再版），書中對此有極精要的論述，此處不贅。



香港三位中文教師所提示文科的「困境」雖不同於史諾「兩種文化」的「危機」，不過，也同為兩種文化的糾葛與角力。但史諾之後六十多年來世局的變遷，文科的命運更加蹇連。全世界在近現代歐美霸權文化的裹挾、誘導之下，急速民粹化與商業化。這兩個趨勢摧毀了過去人類最珍貴的文化價值。因為西式民主逐漸變質、敗壞；科技獨大，藝術變性，欲望放恣，因之價值崩潰，文化沉淪。當前的時代環境，已沒有人文與科學爭論的餘地，那些有助於獲取權力與商業利益的實用學科已毫不猶豫地輾壓人文學科而顧盼自雄。

廿一世紀以來民主衰敗，科技膨脹，激發了大眾化（民粹）與商業化（功利），人文藝術急遽萎縮。多數人（大眾）歡呼，少數人哀歎。忽憶「利欲驅人萬火牛」這句詩，宋朝的陸游超前有此感慨，令人吃驚。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人文藝術完全被美國當代文化所顛覆而異化，而且被轉變為鞏固霸權的工具，當作文化「認知作戰」的利器。真正的人文藝術，過去世代各國的大文豪、思想家、歷史學家、小說家、大畫家、作曲的大音樂家……漸漸凋零而再無替人。很可驚，我發現沒有人哀歎。媒體分化，劃地稱王，大師少師，正是「歲月靜好」。崇高、創造（不是枯燥、難懂）的文學、繪畫、音樂、電影……都已被娛樂、感官刺激、神怪、逗趣發噱的商品藝術所取代。

## 藝術的真義到底是什麼？

新世紀元年，遠離塵囂，卜居台北邊緣潭畔。使我醉心的文學、藝術竟快速花果飄零，因而教我從頭反思：「藝術的真義到底是什麼？」藝術的失落何以此至此？二十年來我用心叩問，寫而未成。

有一日，福至心靈，我竟然發現一件事，正是它使我們對藝術發生誤解。原來我們在討論或研究文化與藝術時，把人類所創造的文化，羅列入「學術地圖」中，很自然地把早先的文化項目，如語言、文學、藝術、思想、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經濟、醫藥、風俗……以及後來發明增加的，如科學、科技、媒體……並列其中。——這個時候，我們對「文學」、「藝術」因為「錯置」，而自然地產生了「誤認」，也就是有了錯誤的理解。怎麼是「錯置」呢？把性狀與位階不同的項目並列，便是「錯置」。當時我心中一震，我覺得我們沒有提防，已中了「魔鬼」的惡作劇（也可稱為詭計），人們便已陷入對於「藝術」難以回頭的誤解。人們既然不知道「文學、藝術」與「科學、醫學、政治、工商」等位階並不同等，我們就會認為藝術只是賞心悅目、可愛可玩，最多是陶冶性情，美化生活，使人生更優雅的文化花絮；科技、工業、經濟、民生更務實，更重要。這不全錯，但這就自然加重功利主義的人生觀。此外，我們在「學術地圖」中將藝術與其他文化項目並列，對藝術蘊涵人

類精神價值的一面，當然就不會有更高更深的理解，而且，既然我們已體認文化創造中那些器用、房屋、資產……是現實人生之所賴，幸福生活之所依；戰爭時覺得武器最重要；自然的資源與人造的物質是幸福生活基礎，是人生切實的需求與努力的目標。在人生生活中，它們更為重要，一點也沒錯，藝術當然就是次等的需求。因為藝術沒有實際功能，被忽略，被冷待，是很難避免的命運。但藝術是建構精神價值的文化創造，沒有其他文化項目可以取代它這個地位。簡單而言，物質可使生活幸福，文藝則使人成為「人」。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但一實一虛，如果沒有健全的教育，什麼是健全的人，也很難認知。

## 藝術教育

我們生存、生活在「宇宙人生」之中，原先的宇宙也即大自然，是肉體的人生依賴為生的根本，後來人創造了文化，增加無數物質財富與生活工具使人生生活更安全、豐富、幸福。而人類創造了文學、藝術，寄託了「價值」的追求，在生存、生活之上，精神性加了冠冕，稱人文價值，是自原始時代已開端。是使人遠離動物成為人的標誌。人文價值以人為本。為凝聚、培育、宣揚其精神價值，在一切文化之外、之上，藝術超越了實世的功益。這就是它被仰望、被尊崇的原因，也是它常被忽略，被誤解的緣故。文學、藝術面對宇宙人生，創造了一個精神上的藝術世

界。它與整個宇宙人生遙遙相對，所以它的「位階」不與其他所有文化並列。它不是現實世界一切文化中的一項。而「藝術世界」與宇宙人生（或稱為「實存的世界」），最大的不同，是「藝術世界」只是虛構，「實存世界」是真實，這也是使現實中人本能地重實輕虛，重物質輕精神，重實利輕價值的原因。現代科技也有「虛擬實境」，它與藝術的虛構大不同，順便略加解說。藝術的虛構是宇宙人生經過藝術家自己的選擇，主觀的想像加上獨特的表現手法，創造了表達有思想內涵與個人風格的天才創造。每一件可以稱為藝術的作品，不論是詩文小說或美術、音樂，都表現了一個隱含人文價值的「藝術世界」。而「虛擬實境」的來源只是現實世界的幻影，其中沒有藝術的創造更沒有製作者的意念與個性。所以與藝術完全不同。

因為對藝術認知、理解的錯誤，也帶來藝術教育的錯誤。我們中、小學有文學經典、作文、圖畫、音樂等文藝課程，大體沒錯（不過，學校為求升學率，國英算常剝削藝術課，很不好）。而大學教育分設美術系、音樂系、戲劇、舞蹈等藝術系所，是大錯！因為大學是求知識，是進而學術研究的重鎮，絕非作家、小說家、畫家等藝術家培育之地。大凡小說家、畫家、音樂家皆出自有特殊秉賦的天才自己努力的結果，不是學校教育所可能產生。那麼，我是否主張廢除大專以上的藝術教育？不！我主張應大大擴大所有高等教育的人文藝術教育課程的分量，而且不能



當「營養學分」蒙混過關。但可依個人喜愛選修；理論與習作並重。目的不在培養藝術家，而在使任何受高等教育者應具有紮實的人文藝術的修養，才能稱為相對健全的人才，不會只是工具人。

## 人人都應該有人文藝術修養

人人可以不是作家、畫家、音樂家，但任何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不可以沒有人文藝術相當的修養。這樣，以後才不會再有「大人物」上台為藝術活動致詞說：「兄弟於藝術是外行，但今天參加這個盛會深感榮幸」這樣的自我貶低却不感羞愧的人；這樣還能稱為「名人」嗎？

希望優秀的文科教師不再「為伊消得人憔悴」。好的社會要有一個人文藝術教育的大革命，糾正長久以來高等教育偏頗的痼疾。未來，優秀的文學藝術教師，將與電腦、統計學、工商管理等學科一樣揚眉吐氣。「價值之學」與「工具之學」，在教育事業一樣必須並存，應各有其應有的地位與需求。將來，教工具之學的教師本身也有極佳的人文藝術修養，這個民族將天下無敵；這個國家社會，將得到羨慕與尊敬。

為了使全民素質提升，我認為人文藝術教育不但應納入大學教育必修課程，認真執行，還應擴大到社會，設立許多公費的人文藝術教室（開文學、繪畫、音樂、戲劇等課程）。利用各處公私廢置（或新建）的空間，敦聘退休各科教授、專家來授課。由熱心公

共事務，有規劃、組織才能，對人文藝術有見識的學者、才人開會研討，訂立宗旨、制度、方法，不斷改進，成一套「人文藝術教室」的教程，將來推廣到全國各地，這可成為大國崛起，民族文化偉大復興有力的輔佐。

可簡稱「人藝教室」，分各種科目，又兼授學科與術科，作不同程度的層級分班，依成績定規範發業證書，可紀念或作應聘工作之參考。

這個提議可彌補過去長期不平衡教育（或可稱為偏枯的教育）的弊端，提升民族素質，也使棄置的房屋、退休的人才、全民業餘休閒的時間精力，從打麻將、看電視與手機的寶貴時間中，轉移一部分到再學習的「人藝教室」中繼續追求上進。寫到這裏，想起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一時間，興奮不已！想到中國已有「基建狂魔」之美譽，對於人的素質的「基建」，只要有體認，有決心，這個提升人的品質的事業，比「一帶一路」與數萬公里高鐵，穿山過水，改善沙漠、凍土，無所不能的偉大工程的重要性，何遑多讓？

這個倡議只是一個夢想，不容易實現。但我堅信人類社會若要徹底提升，讓人文價值引領人生，不讓武力、政治、經濟主宰人類，這個夢想是唯一救贖之途。有志者，盍興乎來！

二〇二二年在碧潭未之聞齋  
（作者為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沈先生畫筆下的舊香港，既有他遊走各區大街小巷，以「黑白藝術的表現手法去體現五光十色的香港風貌」，也有取材自老照片或歷史畫，充分流露出他對這個城市的深摯感情……

## 以黑白藝術呈現 五光十色的香港 ——沈平鋼筆畫作

丁新豹



著名畫家沈平先生出生於北京，成長於上海，在一九八〇年移居香港。這位曾在內地多個地方生活過的畫家，來到南海之濱、華洋雜處、新舊交替的香港，被這裏五光十色、多元璀璨的文化迷倒了。他遊走於香港的大街小巷，以一枝畫筆把所見所感記錄下來。這裏既有中環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也有銅鑼灣避風塘的浮家泛宅，有車水馬龍的商業區和金融中心，也有洋溢着人情味的舊區。沈先生是幸運的，八十年代的香港還保存着不少古舊事物，老香港的風味仍未完全消失，藝術家的觸覺格外敏銳，路邊的人力車、擺渡的老婆婆、麻石砌成的梯階、絢麗奪目的石灣脊飾、簡樸的棚屋都吸引了畫家的目光，一一成為他畫筆下的題材。

沈先生看來對以舟楫為家的水上人和他們的居所——棚屋和住家艇情有獨鍾，銅鑼灣避風塘和大澳是他常到之地。我住在銅鑼灣避風塘邊超過半個世紀，見證了這地區滄海桑田的變化。沈先生畫筆下的《鳥瞰避風塘》，舟楫如林，勾起我往昔的記憶。回想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裏居住了不少船家，每當華燈初上，漁孃便會到碼頭邊等候遊艇河的客人，這裏有各式各樣的艇，售賣汽水零食的、炒賣的、唱歌的，十分熱鬧，頗有羊城荔枝灣的餘韻，可惜沈先生來晚了，填海以後，避風塘面積縮小了，這景象已不復見。大澳在大嶼山的西北端，面向珠江口，這裏住了一些以捕魚和曬鹽為生的水上人，居住在搭建於淺



沈平《擺渡阿婆（銅鑼灣避風塘）》 40 x 28 厘米 2001

灘上的棚屋，晚上可依稀有見澳門的閃爍燈光。回想昔日大澳公路尚未開通，來往大澳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油麻地小輪，從中環統一碼頭出發，經馬灣、青山、東涌、沙螺灣抵大澳需三小時，非常不方便。隨着漁業式微，鹽田停產，年輕人都搬往市區，大澳逐漸沒落。今天靠旅遊支撐，又逐漸熱鬧起來。大澳的全盛時期是晚清，那時候，香港地區屬新安縣，縣治在深圳南頭，大澳與南頭間有街渡往來。大澳一地有五間廟宇，說明當年藉着漁鹽之利，曾盛極一時。

灣仔石水渠街的藍屋和大道東的洪聖廟也吸引了畫家的目光。藍屋所在的附近街道是在一八五〇年代開闢的，來自珠三角一帶的廣府人因逃避戰禍，移居香港，開發了這片山坡，並籌款興建了規模宏大的北帝廟。藍屋的前身是華佗廟，華佗是我國古代四大名醫之一，華佗廟是附近街坊集資興建的以華佗為主神的小廟，除了可供坊眾求神治癒疾病外，還贈醫施藥，它的前身是興建於一八七二年的華佗醫院。年前的藍屋大裝修，拆除外牆的圍板，赫然發現華佗醫院的原有門面。藍屋興建於一九二二

年，是本港市區現存最古老的唐樓之一，樓高四層，設有露台，在港府推出的第二期歷史建築活化計劃中脫穎而出，獲聯合國頒發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育保護最高榮譽的卓越大獎。

洪聖廟又稱大王廟，位於灣仔大道東，附近有因而得名的大王東、西街。洪聖是海神，開埠初年，灣仔坊眾在海濱岩石上興建一個小神龕，供人膜拜。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香港崛起的一批華人菁英集資，又獲附近石廠東主捐獻石材，乃擴建成今天規模。吸引沈先生注意的是脊樑上的石灣二龍爭珠

瓦脊，那是宣統元年石灣李萬玉作，因年代久遠，部分陶塑公仔頭部已脫落，其題材難以辨認。原來洪聖廟旁還有一間魯班廟，也是咸豐十年興建的。比西環青蓮台的魯班先師廟還早二十多年。



沈平《鳥瞰避風塘》 58 x 80 厘米 1998 (香港文化博物館藏)

### 為已消逝的地標式建築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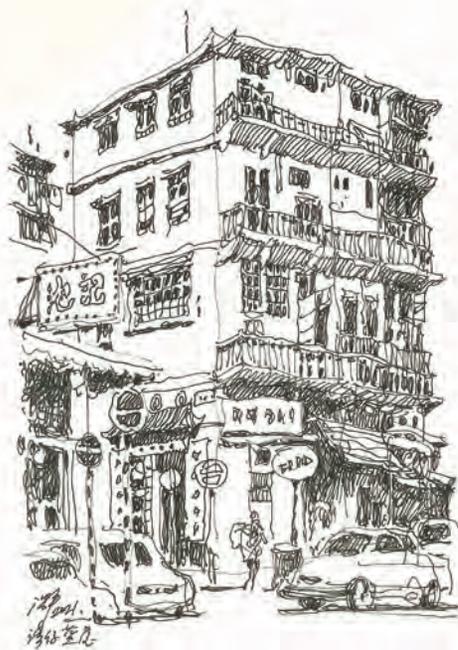
中上環位於原是維多利亞城的中心，發展得早，但改變也較大。在沈先生移居香港前，一些地標式建築已拆卸重建，其表表者是舊郵政總局大樓。它興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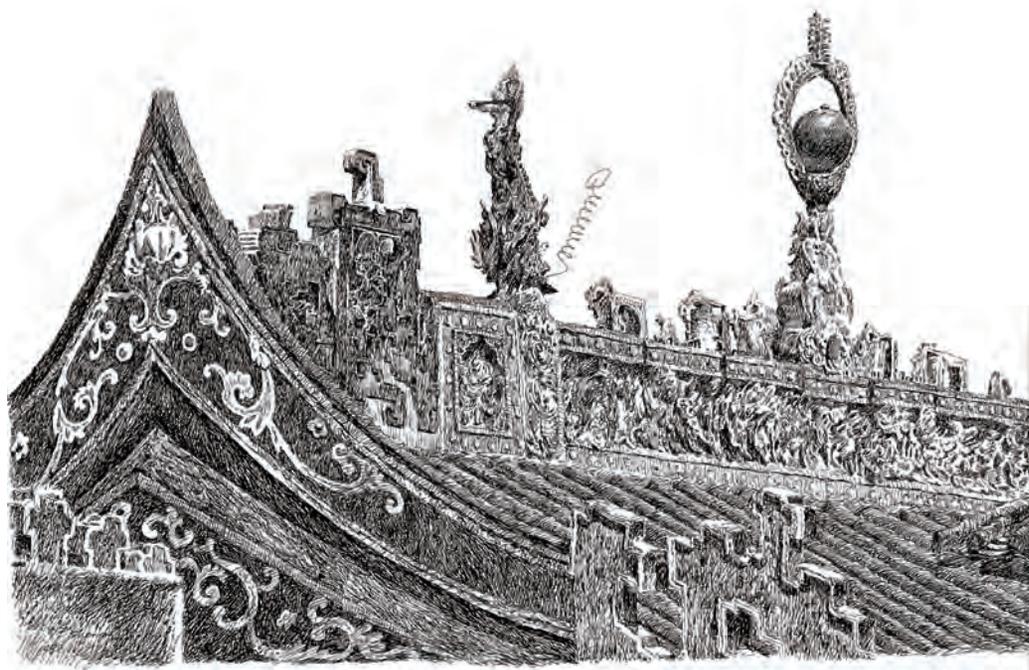
沈平《大澳漁村》 58 x 80 厘米 1998



沈平《二十世紀初期的郵政總局（於一九七六年拆卸）》  
32 x 24 厘米 2021



沈平《灣仔藍屋》 32 x 23 厘米 2021



沈平《昔日輝煌（灣仔洪聖古廟）》 58 x 80 厘米 1998

於一九一一年，在一九七六年清拆。這座以花崗岩和紅磚築成的四層高大樓，屬英國文藝復興式設計風格，壯麗堂皇，氣派不凡，可惜最終因日久失修，加上興建地鐵，被迫拆卸，沈先生只能通過照片去欣賞這座被譽為最美的古典英式建築物。比這座大樓更原的是原矗立於大道中和畢打街交界的大鐘樓，它興建於一八六二年，在舊郵政總局大樓落成後不久拆卸，樓高五層，遠近可見，是當日中環的地標。踏入二十世紀，汽車面世，鐘樓被視為阻塞交通，於是為香港人報時半個世紀後，難逃被拆命運。



沈平《一八六三年畢打街與皇后大道中交界的鐘塔  
（於一九一三年拆卸）》 32 x 23 厘米 2022

於貨船及岸上，他們的吆喝聲和輪船的汽笛構成一首獨特的城市交響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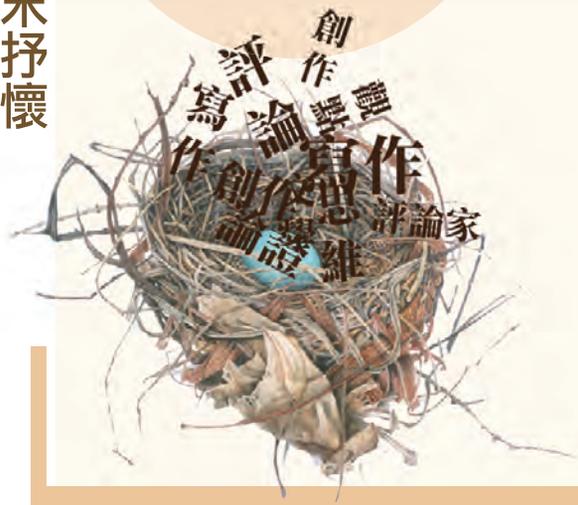
沈先生畫筆下的舊香港，既有他遊走各區大街小巷，以「黑白藝術」的表現手法去體現五光十色的香港風貌，也有取材自老照片或歷史畫，充分流露出他對這個城市的深摯感情。

（本文原為《線條下的香港——沈平鋼筆畫作》序文。文圖由經濟通有限公司提供。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



## 虎年歲末抒懷

## 生命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博士研究生)

胡曉霞

這是歲末最平常的一天，人們匆匆忙忙地走在街上，壓抑、麻木、疲憊盛滿了臉龐，只有三角梅還在枝頭肆無忌憚地盛放。



事實上，這一年回頭看起來，也和過去的那些年沒什麼兩樣吧？只不過，我們逐漸在摸爬滾打中褪去了青澀的外殼，眼角眉梢攀爬出成熟的痕跡，鬢角也染上了無奈的歎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甚至還會開始懷疑，懷疑自己空有鯤鵬之志卻一事無成，懷疑自

己心比天高卻逐漸庸俗不已，進而質疑存在的意義，動搖努力的意義。

但我時常會想起那些逝去的老師和同學，在草木凜冽的氣息裏，在塵埃飛舞的陽光中，在星辰閃爍的午夜時，在陰雲密布的天空下……他們在不斷地提醒我關於生命的沉重，生命的價值，以及應該持有的敬畏生命的態度。他們在耳畔對我呢喃，只要生命綿延，就會有從頭開始、另起爐灶的機會，就看你有沒有巨大的勇氣以及能否堅持下去的毅力。而每一段奮鬥歷程都不會因為結果的好壞而失去自身的意義，它需要機遇、需要忍耐、需要持續不斷的打磨，甚至還需要一點點的運氣。所以，在無法看到最終結果的時候，就繼續埋頭苦幹吧，每天都成為更好一點的自己，更好的明天也許就能從新的明天開始算起。

虎年終將過去，就祝你新年快樂，萬事順意。

## 時間的初衷

香港中文大學 仁仔



看過海港兩旁的璀璨、聽過縈繞不絕的佳音、借過絲絲暖意，我從一片祥和的蒼翠之間走出。城市的光環早已掉

色，漸漸復歸平靜。然而，就如喧囂一般，這平靜也待不了多久；小徑、排檔與長街便悄然染了紅。送舊迎新以後，還是送舊迎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生肖以十二年為「一圈」；歸家的路不知走過幾回，但這趟人生，倒是已轉了兩圈有多了。

年近歲晚，總是使人想起時間。一年伊始，我們總是習慣定下許多目標，期望這一年有所成長、增加閱歷，以致不枉此行。到了歲末，回看這年的目標，我們好好反思、感恩、展望，妥當地把年月收納並匍匐前行。我們以目標為標距柱，本質而言卻永遠活在過程中。若然我們終歸於虛無，要說「目標」似乎有點虛妄；偏偏年復一年的生活，我們往往定下目標，讓自己忙於追逐。我們如何覺知時間的流動？除了時、分、秒，大抵就是從一個目標走向另一個目標的過程，以及節日與四時的更替中真切地察覺到。時間不由人，偏偏時間的刻度，很多時是由人界定的。這是為了讓我們在時間長河中能標記到自己的存在，不至迷失嗎？我們抹去這些刻度，能活得更自在嗎？

虛空的問題大概要用上一生來探索。回到人世，如果沒有這些刻度、所謂的「羈絆」，可能我們無處容身。我們尋找不同的客體，或遠至方圓之外，或近在咫尺之內，害怕沒有歸屬，背後企望的可能是一種紮根的渴望；雖蔓延各處，卻不離其宗。現在的生活富足了、似乎自由了，燈紅酒綠卻難掩空洞；我們的成長，也一直在教我們如何自由飛翔。年夜飯的香氣、略顯尷尬的寒暄、有點落俗但畫

夜鮮明的紅，似是每年一度、提醒我們找個地方落腳的信號。

人大了，更怕迷失，更易迷失。曾經，我們都是未來的主人翁；現在「已來」，「喂，天才，為何我們卻是無後半？」難道就如美人名將一般，不許人間見白頭？或者我們從來都是時光機的碎片，但仍閃爍着靈光，只是在尋覓一個所屬的地方。藉節日之名，尋一個家——恆常的、無常的家；新知、舊雨、素昧平生的，但願我們都在送舊與迎新的循環裏，繼續擁抱這一點的感傷、這一點的盼待。

## 紅玉米的氣息



暨南大學中文系  
馬欣

近日讀痲弦先生的詩作  
〈紅玉米〉，不由地憶起家  
鄉苞穀豐收的場景。立秋時

節的清晨，天還濛濛亮，村莊裏卻已燈火通明。一大早兒便可以瞧見母親在廚房裏忙碌的背影，父親則穿著微微泛黃的白色背心穿梭於堂屋與庭院之間，將秋收要用的器具整理妥當。從幼時記事起，年年如此，即使數年後機械化農業時代來臨，我們家依舊遵循着



人工收苞穀的傳統。

田地裏，大人們熟練地將苞穀與枯硬的苞穀杆分離，用力一拋，「砰」的一聲，便精準落在苞穀堆積的地方。苞穀越積越多，父親的白色背心也漸漸被汗水浸濕，氤氳的熱氣正一股一股從他的體內湧出。這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勞作的真實畫面，伴隨着勞作的疲累與豐收的幸福。隔天，地裏收穫的苞穀會傾倒在庭院裏，祖母和母親坐在小馬紮上將苞穀葉編成粗粗一條，被串起的苞穀掛在老屋的屋簷下晾曬，慢慢變得乾癟硬實，散發出糧食獨有的特殊氣味。

「你們永不懂得」那樣的紅玉米「它掛在那兒的姿態」和它的顏色「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兒也不懂得」凡爾哈倫也不懂得。「我想我是懂得的，那紅玉米在晚霞映照下的顏色與姿態。因為我曾癡癡地望着它，看它在風中搖曳，彷彿我的心也跟着它擺動的頻率跳動着。那樣的一串紅玉米，帶着故鄉的氣息，久久地，久久地停在離鄉者記憶的深處。」

## 覺今是而昨非

香港中文大學 徐子瑩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知我心者，莫若陶潛！

一年匆匆又過去。在這一年，我沒有聽到天堂那憐憫之聲，也沒有看到地獄那熊熊烈火。我，只是在人世間這夾縫中掙扎求存。

猶記得數年前，我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中動彈不得。當時的我很喜歡文字，但我明白現實就是一個漩渦，會捲走你珍而重之的瑰寶，要你向現實妥協。於是，我當時下定決心修讀另一科碩士課程，希望考取專業資格，讓自己可以在現實中求存。然而，勉強真的沒有幸福。這一年，我身體毛病特別多，頭痛和胃痛總是結伴而來。身體，真的很誠實。

其實，幸福可以很簡單，就是做你喜歡做的事。自作孽，卻真的很難活。當自己親手斷送了自己的幸福，那份愧疚會變成延綿不斷的痛，就好像打碎玻璃後，玻璃碎屑飛甩，擦過手背，留下了一抹淺淺但痛入心扉的傷口。

然而，痛定終歸要思痛。為什麼說是「很難活」，並非「不可活」？因為，再痛的傷口，總會有痊癒的一天。如果我終日沉溺於自責當中，我不會看到路途上其他風景。人，的確要自救，在漆黑一片中抓緊那一撮光。光明，終歸到來。

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就是：愛惜自己身體，早睡早起。愛自己，才能在漩渦中伸出手來，救回自己。迷途未遠，來者可追。

# 澳門

## 澳門文學館揭幕 葡式建築內的文學傳承

香港 文浩



位於荷蘭園大馬路九十五號A—B座的澳門文學館於二〇二二年九月開幕。澳門文學館原建築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原為公務員住宅，由七座連排典型葡國別墅式住宅構成，風格協調連貫。文學館樓高兩層，館內設有多個展廳，其中常設展廳展示澳門文學發展的脈絡，重點介紹不同時期具代表性的中葡詩人、澳門作家、文學社團及文學刊物等，並展出多位著名文學家的手稿真跡，如作家胡曉風手稿、華鈴致冰心函、澳門罕有油印文藝雜誌《紅豆》、《澳門寫作學刊》創刊號等。另有專題展廳、閱覽室和多功能室等等。閱覽室提供不同種類的文學著作、精選刊物及兒童讀物予公眾閱讀，同時設有多媒體遊戲裝置及互動詩籤櫃；位於二樓的兩個多功能室，會開放予有興趣人士及文化社團借用，可用作舉辦小型展覽、講座、電影放映等活動。

澳門文學館距離其他文藝遊點，如盧廉若公園、澳門茶文化館、塔石藝文館等都只是五分鐘路程，要規劃一趟澳門文學之旅十分容易！

# 大灣區

## 文化藝術展中的文化魅力

香港 瀟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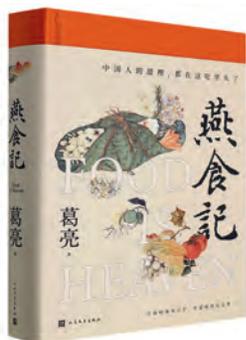
粵港澳三地政府於二〇一九年合作舉辦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讓，粵港澳三地的觀眾能夠有機會親身感受區域內不同城市優秀文化和演藝特色。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遊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共同主辦的以「放歌大灣區·建功新時代」為主題的「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再度在廣州星海音樂廳正式開幕。開幕式的演出由三地的音樂家組成的「中國音協交響樂團聯盟——粵港澳大灣區節日樂團」演繹交響音詩《千里江山》。本屆藝術節透過融合大灣區優質演藝資源和藝術精品，進一步體現《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所提及的讓三地發展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的優勢。文化節於大灣區共舉辦一百五十場餘場文化交流演出活動，攜手展現人文灣區新生活。



## 北京

香港 宛芯

### 串連嶺南歷史的飲食文化



《燕食記》  
葛亮 著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2年8月

飲食向來是文化中的重要一環，因此也能藉飲食來觀一地的文化及歷史。小說以在飲食界打滾多年的師徒二人為主角，以飲食文化回顧粵港之間的百年歷史，道出種種史事如何改變了主角們的命運，感受大歷史之下小人物的體會和飲食文化的變遷。作者由嶺南飲食文化入手，寫出大灣區的世紀事跡，以現代人的角度回想段段大歷史之下的小歷史，和讀者一同接近歷史的不同面貌，反思個體和時代互相成全、影響的關係，最後共同分享當中尋常百姓家的人情味。小說中亦着力描寫事物間「常」與「變」的關係，以師徒二人中師傅守住傳統味道和徒弟尋求新的味道的對比，指出嶺南文化正是容納了「常」與「變」，才會是如此豐富多變。

## 廣州

香港 瀟翹

### 旅遊文化中的共融、共建與共生



《魅力粵港澳大灣區之旅》  
番外編輯部 編著  
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  
2019年10月

《魅力粵港澳大灣區之旅》一書透過五篇篇章，梳理出粵港澳大灣區十一個城市的旅遊文化。作者在第一章，以大灣區前世、今生與未來三個層面，闡述它在每個時代不同地域和文化上為旅遊和產業所付出的貢獻，再借以文旅視角描述大灣區在不同地域所展現的美。在第三篇中，作者透過解讀五十個大灣區魅力詞，讓讀者感受大灣區的親切感，然後建議了十條不同主題的旅遊路線，使讀者能夠有機會親身體驗大灣區的歷史文化。最後，作者在第五篇以「粵港澳大灣區『九章』」為總結，盡顯大灣區的文化與魅力。作者透過五篇不同主題的篇章，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地域和文化的共融共建共生的概念，突顯出當中文化旅遊一份獨特的魅力。

##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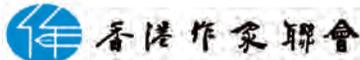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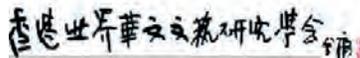
##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 線條下的香港

沈 平



沈平《船居》鋼筆 58 x 80 厘米 2001

(圖畫由經濟通有限公司提供)

## 無色之境

—萍兒—

更多時候披着喧囂的外衣  
萬物凋敝在這裏只是傳說  
一眼清澈的泉水  
舊疾不愈致敬一場新夢  
那位追雲的少年  
揮墨宣布一場盛大的季節  
無色之境  
許多幸福不能深究  
依稀認出幾棵樹  
並詢問它的抒情方式  
後來  
他們告訴我  
有更乾淨的雨雪  
與無限的長空風牽着風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圖：潘宇清

明月灣區

總七期 二〇二三年一月